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六

宋 祝穆 撰

地理部

江

羣書要語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風俗通 九江孔殷禹貢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貢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注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金陵為北江盖一源而三目

江水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檝不避風不可以涉家語四瀆江河淮濟晉天文志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楚辭

古今事實

龍負禹舟

禹南省方濟乎江黄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俯首曳尾而逝呂氏春秋

楚王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之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反王遂食之甚美家語

子胥渡江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劔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劔耶不受

羽不渡江

漢兵追項羽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

江限南北

吳孫權黄武四年魏文帝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囊沙塞江

吳步隲表云魏人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曰此江與開闢俱生寧可以沙囊塞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也權下詔曰吕岱諸葛恪道步隲說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讀此表令人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寧可塞者乎

五馬渡江

晉元帝時童謠云五馬爭渡江一馬化為龍

擊楫渡江

晉祖逖爲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古今文集

雜著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

泗兼包淮湘并呑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岷峽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紫桑綱絡羣流商搉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㵎灌三江而㶏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眉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别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崫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

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駮虎牙山名嶸豎以屹崒荆門山名闕竦而盤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湧湍疊躍砯岩鼓作漰湱㶁灂溤澩瀇滶濆濩泧瀄滈湟淴決潐潣瀾淪漩澴滎潫渨灅瀆瀑溭滅濜溳龍鱗結絡碧沙遺湤而徃來巨石硉矹以前却潛演之所汨淈奔溜之所礫錯厓隒為之泐嵺碕嶺為之嵒崿幽澗積岨礐硞嶨確若乃曾潭之府靈湖

之淵澄澹汪洸㶁滉困泫泓汯泂澋涒鄰圝潾混瀚灦渙流映揚焆溟濴㴸沕汗汩汩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浡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肧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搆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淩濤山頹陽侯砐硪以岸起洪瀾沇演而雲迴峾淪溛瀤乍浥乍堆㵽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鼓㳆窟以漰渤乃湓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䱻鯟鰷鮋鮫鯼鯩鰱或鹿觡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錐錯

煥爛錦斑揚鬐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
曝采以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鯼鯊順
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玉珧海月土肉石華璅
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
珠石蛣應節而揚葩蜛蝫森衰以垂翹玄蠣磈磥而碨
硊或泛瀲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
九頭有鱉三足有龜六眸頳蟞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
以孕璆偹蛹拂翼而掣耀神蜧蝹蜦以沈遊騂馬騰波

以嘘蹀水兇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岩底鮫人構館於懸流雹布餘粮星離沙鏡青綸競糺縟組爭映紫菜熒曅以叢被緑苔鬖髿乎研滑石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爥銀璇瑚璿瑰水碧潛瑶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濵或頩彩輕漣或焆曜崖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鶵鷔鷗䲹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翃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

散如雲豁産氄積羽往來勃碣橉杷稹溥於潯涘㭬槤
森嶺而羅峰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蔆蒲雲蔓櫻以蘭紅
揚鶮毦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譪水松涯
灌芉菄潛薈葱龍鮻鮭踦嶇於垠隝獱獺睒瞲乎厱岸也
空迅蜼臨虛以騁巧狐玃登危而雍容蘷犼翹踛於夕
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
別作湖磴之以瀿瀷潩之以尾閭標之以翠蘙泛之以
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

菰翹莖漢藥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灤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瑶珠怪石琗其表驪虯蟉其址梢雲冠其嵹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氷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蟜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檥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

檣沂泂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諮隷霧祲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颸以增扇廣莫飈而氣整徐而不飉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趠漲截泂凌波縱柂電往杳冥𩄡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儵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天子八駿不能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洊澱為涔夾漈羅筌筒灑連鋒罾罶比船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

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儵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去聲奇相江神也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興嗟壯荆

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禀元氣於靈和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古詩

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

仭寫高樹百丈見遊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
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
湲水霑君纓上塵

入郴江　　薛道衡

仗節遵嚴會揚舲泝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
波鳴石磧濺沫擁沙洲岸廻槎倒轉灘長船却浮緣崖
須斷挽挂壁屢移鉤還憶青絲騎東方來上頭

夜渡吳松江懷古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濆棹發魚龍氣舟衝鴻雁羣寒潮頓覺滿暗浦忽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為吳君謀士仗劍死君令悲所聞

律詩

九江口東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　蘇味道

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育漁商幾泝洄風搖蜀柿下日照楚萍開近瀫

湓城曲斜吹蠡澤隈錫龜猶入貢浮獸罷為灰津吏揮橈疾郵僮整傳催歸心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臼口阻風　白居易

洪濤波浪塞江津處處邅迴事事迍世上方為失途客江頭又作阻風人魚蝦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癢病身老大光陰能幾日等閒臼口坐經旬

灧澦　杜甫

灧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飛去

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沽客胡商淚滿襟

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淮

羣書要語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釋名)導淮自桐柏(禹貢)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淮沂其乂(尚書)鼓鍾伐鼛淮有三洲(詩)橋踰淮而化為枳(周禮)雀入於淮為蜃(國語)淮夷蠙珠暨魚(禹貢)

詩句清淮無波平如席(韓文)淮之水舒舒(韓

古今事實

召公平淮

宣王命召公平淮夷

兵賦之淵

唐第五琦曰兵賦之所出以江淮為淵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浮淮賦　　王粲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視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泛洪櫓於中潮兮飛輕舟乎濵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風興濤征鼓若雷旌旗翳日飛雲天迴若鷹飄逸遞相競軼凌鶩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蹟知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届羣師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蔕芥濟元勲於一舉垂休績於後裔

浮山堰賦序　　秦少游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将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為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沈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於海有聲如雷水之怪袄

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

古詩

淮之水　徐仲車

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緑染指魚不來鷗不赴瀲瀲灧灧天盡頭祇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可奈何可奈何莫使騷人問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

長淮謡　　馬子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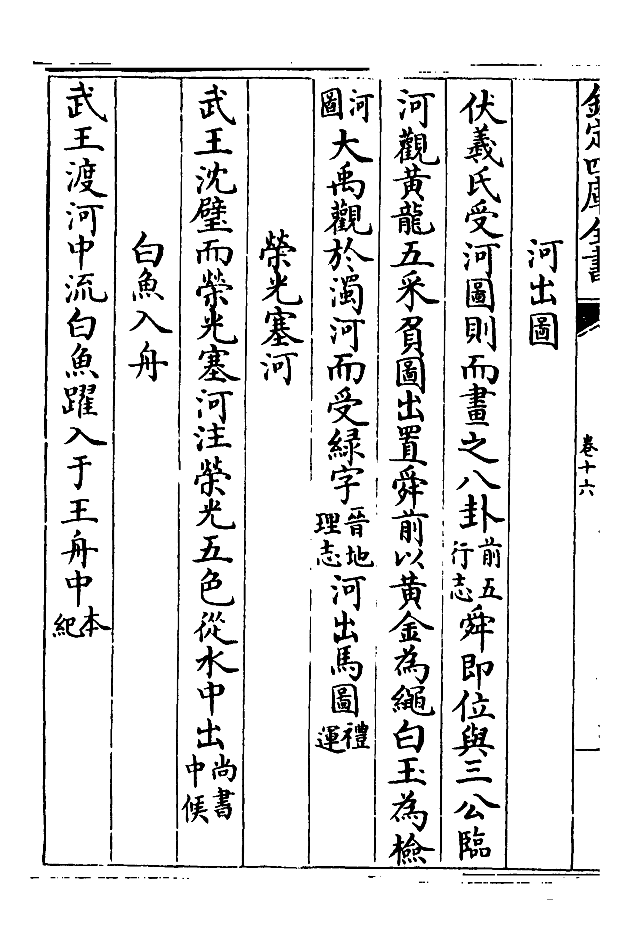
長淮之水青如苔行人但覺心眼開湘江豈無水魚腹忠魂埋但見愁雲結雨猿聲哀淅江豈無水鴟草漂昏骸但見潮頭怒氣如山來孤臣詞客到江上何以寛心懐長淮之水遶楚流先生家住淮上頭黄金萬斛浴明月碧玉一片含清秋酒花起舞歌一聲淮上百物無閒愁

河

羣書要語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禹貢）砥柱山禹鑿之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水經）崑崙山河水出焉（山海經）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漢書）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詩）河出圖（易繫）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瑞又曰黃河清而聖人

生（王子年拾遺記）河水清天下平（京房易傳）河自冀之大陸北流入兖分為九道故兖州所以首言九河既導即爾雅所謂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書注）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不可及（慎子）清濟貫黃河截流而不混（六帖）黃河如帶（漢封功臣誓）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論語）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逍遥）宣房水之靈府（爾雅）

古今事實



河出圖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前五行志舜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黄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黄金為繩白玉為檢河圖

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緑字晉地理志河出馬圖禮運

滎光塞河

武王沈璧而滎光塞河注滎光五色從水中出尚書中候

白魚入舟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中本紀

有如白水

晉文公入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負石沈河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以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紂殺龍逄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

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沈於河

美哉山河

吳起爲魏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

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負薪填河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潰金隄元光中孝武決瓠子於是天子臨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自将軍以下皆負薪填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為揵天子既臨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張騫窮河

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

投之黃河

唐哀帝天祐二年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柳璨李振譖於朱全忠再貶樞損遠為瀧瓊白三州司戶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大河賦

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嵳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汭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徙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瀛引溝而

滅渠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古詩

瓠子歌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閭殫為河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宣房塞兮萬福來

泛黄河　孟郊

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飛作風驚龍噴為波湘瑟颼飀弦越賓嗚咽歌有恨不可洗虚此來經過

律詩

黄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纔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羅隱

當時天子是閒遊令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粧故國水聲何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

應笑秦王用心錯漫驅神鬼海東頭

濟

羣書要語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釋名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禹貢濟水宜麥淮南子鸜鵒不踰濟周禮

詩句濁河終不汚清濟杜甫

古今事實

秩視諸侯

四瀆江淮河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爲德美甚故視諸侯也劉向說苑

古今文集

雜著

祭濟瀆文　　後魏孝文帝

乾光資曜坤載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降芳瀝蘊神包化比王宣績温方涌瑞沆源導濟引流通滄實侔四體作潤伭埛含雲吐醴淵波湛湛川風瀰

瀰瞻洪津而懷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璨玉軒而浮被沈璋璧之明物冀牲潔以歸寄

洛渭涇漢沔附

羣書要語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春秋說題辭）洛出書聖人則之（易）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小雅）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為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佳加水（魚豢典畧）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禹貢）雒水輕利宜木（淮南子）

渭導渭自鳥鼠同穴禹貢秦居渭陽而水數赤瑞應之效也漢書

涇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詩秦有水掎汩泥淖橈混沙礫乃合清渭自彰穢迹故名曰濁涇柳愚溪對

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禹貢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詩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左傳

古今事實

獲瑞稱王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鈎入殷朝者乃東觀沈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帝王世紀

龜圖出洛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注疇類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周公卜洛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曰我又

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太公釣渭以下係渭

太公釣于渭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史記

渭水貫都

秦始皇複道向阿房宮渡渭屬之咸陽史記渭水貫都以象天極三輔黄圖

出中渭橋

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奏此人犯蹕罰金

渭水天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清水乳長七尺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寛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陳壽益部耆舊傳

涇水溉田 此係涇水

韓聞秦之好興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自中山西控瓠口為渠溉田漢武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溉田名白渠人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苗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化行江漢 以下係漢水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濟漢誓川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三年不與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

漢臯解佩

昔鄭交甫過漢臯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

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韓詩

沔水斬蛟以下條沔水

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為害鄧遐為襄陽太守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劒截蛟數段流血水丹蛟患自息盛弘之荆州記

沈碑沔水

沔水東經萬山下有潭昔杜元凱好名作兩碑述巳功一碑在峴山一碑沈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

為陵水經

古今文集

雜著

洛神賦　曹植

宓妃宓犧氏之女溺洛水為神託而賦焉

黄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説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凌景山

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
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
洛之神名宓妃君王所見毋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
若驚鴻婉若游龍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
風之迴雪於是忽然縱體以游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
旗攘皓腕於神滸兮採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俶美兮
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收和
顏而静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徬徨

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窺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遊女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衆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涌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無微情以効愛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

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古詩 渭條

至渭源 宇文通

渭源奔鳥穴輕潤起客亭淺淺湍澗響蕩蕩竟川鳴潘生稱運石馮子聽波聲斜去臨天半橫來對始平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

律詩 係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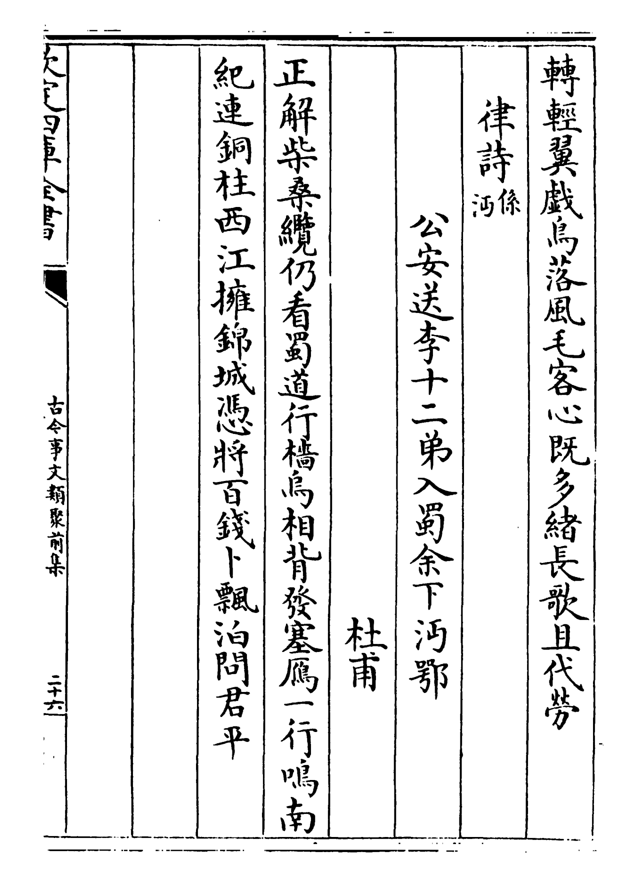
日暮望涇水　　徐珩

導源經隴阪屬汭貫嬴都下瀨波常急迴圻溜亦紆毒流秦卒斃泥糞漢田腴獨有迷津客懷歸軫暮途

古詩 係漢

渡漢水　　李百藥

東流既瀰瀰南紀信滔滔水激沈碑岸波駭弄珠臯含星映淺石浮蓋下奔濤溜潤霞光近川長曉氣高檣烏



轉輕翼戲烏落風毛客心既多緒長歌且代勞

律詩係沔

公安送李十二弟入蜀余下沔鄂

杜甫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擁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乾隆御覽之寶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朱鎮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七

宋 祝穆 撰

地理部

湖

羣書要語湖池也廣雅湖大陂也說文湖都也流瀆四面所隈都也風俗通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按張勃吴録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或説

以太湖射陽湖上湖洮湖滆湖為五湖按國語吴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荆州記云宫亭即彭蠡澤也一名應澤青草湖一名洞庭湖雲夢澤一名巴丘湖凡此並昭昭尤著也初學記受三方之灉瀖為百川之巨都追潮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晉楊泉賦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波溢為洞庭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此山復居於陸

惟一條湘川而已北夢瑣言

詩句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謝靈運彭蠡湖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孟浩然洞庭湖鑑湖五月涼李白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東坡

古今事實

扁舟五湖

句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浮五湖終不返先賢傳

城陷為湖

今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於市合縣食之有一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即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免青瑣高議

詔賜鑑湖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西湖

杭有西湖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内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了郡事及守杭秦觀再有詩及此意

古今文集

雜著

奏修西湖狀

蘇子瞻

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壊汝南鴻隙陂父老

怨之歌曰壊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黄鵠葢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吴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吴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葢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置撈湖兵士千

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年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無西湖如人而去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較之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

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齒待此而汲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壊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

而下湖數十里閒茭葑穀木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輙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葢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水漸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

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伏望聖斷賜臣度牒若干道使得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

臨湖閣記　　洪景盧

燭於遠者遺於近廛市之居江與山燕越如也豈地勢則然天實啬之予家番城面澹津三湖有勝矣而山不

副買小圃撰樓以爲髙平林四出山意如鶩而澄江之
境政隳滅没敝虧中非霜清木落不見也二者不得兼
其難如此吾友向巨源獨以書來曰自吾卜居南昌擅
東湖之陽人行湖邊瀕大明鏡荷華十里熠影徹目晨
霏夕靄開闔而摩蕩屬玉交青浮游而後先西山横陳
蜿蟺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洪崖浮丘翁挹袂
拍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撩我以瑰觀謂不能俯
而有也今吾臨之以桀閣崇而為丈者四去一以為從

益一以為横既成而日登焉湖之所以為湖山之所以為山次且自失不能嘉遯相與收精會神俎豆於吾軒楹之間東則十畆之園池臺竹花輸幽呈茂有草堂在湖隄北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淡然如修眉横遠可翫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畧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名之吾夷猶其上非更衣就枕不釋也吾困阨與世不諧偶一旦獨得此吾心樂焉願子為我記予發書疑不信者罙日私自策曰巨源詩人也其詞夸是其孑孑來南僅得

邊一障財為郎亟去之酸寒却掃於是四年矣未聞有朽貫腐粟可以汰予從土木之事久頗解商工費斯閣也度不滿百萬不可止巨源安有是哉彼特文其滑稽餉我一笑耳巨源詩人也其詞夸記未可作會有客從南昌來為予笑曰巨源再為人諛墓鄭重荅謝通得百萬錢妻子睥睨咨曉規作求田計巨源左遮右給如護頭目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故其就斯閣也勇之甚書生定可笑君無庸疑予曰誠然又有說於此有閣如是

將不得以瓦器飲以一豆飴客以老無齒婢佐酒巨源其鑄黃金之栝行白玉之枓喚儔命侶巽風介月哀絲豪竹光妓侍繞熊蹯豹胎飫及童騎傾駭山川之神日夜鼓舞之於是為至敢問策安出客憮然予曰為我謝巨源筆尚在足矣乾道五年月日記

古詩

岳陽樓　韓愈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維羣崖水北注何奔放瀦

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嚮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溢而放巍峩拔嵩華騰躍較健壯聲音一何宏轟磕車萬兩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筍簴縞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蕩陽施見夸麗陰閉感悽愴朝迴宜春口極地缺隄障夜纜巴陵洲叢芮纜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纖纊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

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瀁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
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清幽懷舒以暢上
人童孩舊握手乍欣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
交履舄爛漫倒家釀盃行無停留高柱送清唱中盤進
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念昔始讀
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
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无妄公卿採虛名擢
拜識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趨府庭逼迫

厠諸將于嗟苦鴛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嚴程廹風帆旁箭入高浪顛沉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尅己自懲創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巳能餉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彭蠡湖　王介甫

湖中小龍見龍門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柂萬舟回

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咍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佽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思故山鏡湖　陸務觀

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湖山奇麗說不盡且復為子陳吾廬柳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畔菱為租一彎畫橋出林薄兩岸紅蓼連菰蒲陂南陂北鴉陣黑舍東舍西楓葉赤正當九月十月天放翁艇子無時出

船頭一束書船後一壺酒新釣紫鱖魚旋洗白蓮藕從渠貴人食萬錢放翁癡腹常便便暮歸稚子迎笑我遥指一抹西村煙

律詩

過洞庭湖　杜甫

鮫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歸舟戎馬關山隔憑高涕泗流

宿青草湖　杜甫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氷爭漪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渡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遠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

迢遰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杭

汎宫亭湖　劉刪

迴艫承泒水舉帆逐分風滉瀁疑無際飄颻似度空檣烏排鳥路船影没河宫孤石滄波裏匡山苦霧中寄謝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題太湖　羅處約

三萬六千頃湖侵海内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南國吞將盡東溟勢欲連何當洒為雨無處不豐年

太湖　蘇子美

杳杳波濤閲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魚肥人鱠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衆水 水神 水怪附

羣書要語積陰之氣為水淮南子 水流濕易 坎為水易 潤萬物者莫潤於水說卦 水曰潤下洪範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中庸 夫水之積也不

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莊子)知者樂水(論語)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孟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者有黃金(尸子)土地各以類生人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淮南子)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

水之別名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凡水邊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曰磧曰濆涯上平坦曰漘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滸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湄水

邊上人所止曰澨水曲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漭音宏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水注溪曰谷水通谷曰谿石絶水曰梁築土遏水曰塘又曰堤曰防大防曰墳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衍澤曲曰臯澤障曰陂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流通曰川深水曰潭急水曰流砂石上曰瀨亦曰湍曰灘水别流曰派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風吹水涌曰波亦曰浪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紋曰連

水波如錦紋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流亦曰沿流絶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繇膝以下曰揭繇膝以上曰涉渡水處曰津潛行水中曰泳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事實

禹平洚水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儆予洚水者洪水也使

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弱水沉羽

弱水既西柳子厚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一羽投之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

濯足濯纓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孟子

瘴水染脚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官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霑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没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

不知何也筆談

無支祁神係水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形猶獮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叢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于龜山之下其鈎為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古嶽瀆經

陽侯

昔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博物志

靈胥

吴相伍胥為濤之神號曰靈胥

馮夷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氷夷都焉氷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氷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

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山海經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没以故人家多持女遠逃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水没溺人民云豹至其時往會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

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自此不復敢言為河伯娶婦史記

燃犀照水以下係水怪

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蜃精水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滅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

於龍沙洲化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太玉

曰彼之精恠化為黄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巾

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鬬當以劒截彼真君乃化身

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趂黄牛而來太玉以劒揮黄牛中

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

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

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壻慎郎

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真君

晉太康間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觀云太平廣記

天吴

天吴人面八首八足亦曰水伯山海經

含沙

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謂含沙射人影　江南山谿中有射工蟲長二三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

人博物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灔澦堆賦　蘇子瞻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覼乎灔澦之崔嵬然後

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
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
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
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騎
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鈎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
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
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
兮亦有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

之固然

黃樓賦　　蘇子由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蓄土石積芻茭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敝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

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塚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黄土

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鱉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為害舞魚龍於隍壑閲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横潰幸冬月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

玆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繞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斾斾畫阡陌之縱横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衆壑皆馳羣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鱉顛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翔嵬峩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

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湝漫古汴入焉滙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聨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霧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于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

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虚空山髙水深草生故墟葢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常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古詩

旦發漁浦潭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鞞響疊嶂村

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恠石異象嶄絶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卧治今可尚

之宣城出新林浦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來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揺揺孤遊昔已屢既懽懐禄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兹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萬丈潭　杜甫

青溪合寘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盤窟壓萬丈内蹋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接洪濤寛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絶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瀕黑如灣環底清見光炯碎孤峯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髙蘿成帷幄寒木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閑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水泛　　韓愈

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蔿舟入其家暝闇屋中唏問訊歲常然哀此為生微

長安閘　范至能

斗門貯淨練懸板淙驚雷黃沙斷岸轉白屋飛簷開是閭衺丈許舳艫蔽川來千車擁孤隧萬馬盤一坏蔿尾亂若雨檣竿束如堆摧摧勢排軋洶洶聲喧豗偪仄復偪仄誰肯少徘徊傳呼津吏至蔽葢凌髙埃嚾嚅議譏征吁惄不可裁吾覲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為聲利驅

小者饑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我乃畸旅人胡為乎來哉

閬水歌　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州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過犇牛閘　楊廷秀

春雨未多河未漲閘官惜水如金樣聚船久住下河灣

等待船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
衆船過水水不見船底怒濤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
上河兩平勢差緩一行三十四樓船相隨過閘如魚貫

過雲川大溪　　楊廷秀

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
揖作三百六十灣政如緑錦地衣上玉龍盤屈於其間
前船未轉後船隅前灣望得到不得及至前灣到得時
只與後灣纔咫尺朝來已度數百縈問知德清猶半程

老夫乍喜櫂夫閎管有到時君莫問

律詩

東溪　岑參

溪水碧於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勝舟洗藥朝與暮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還欲向滄洲

西澗　韋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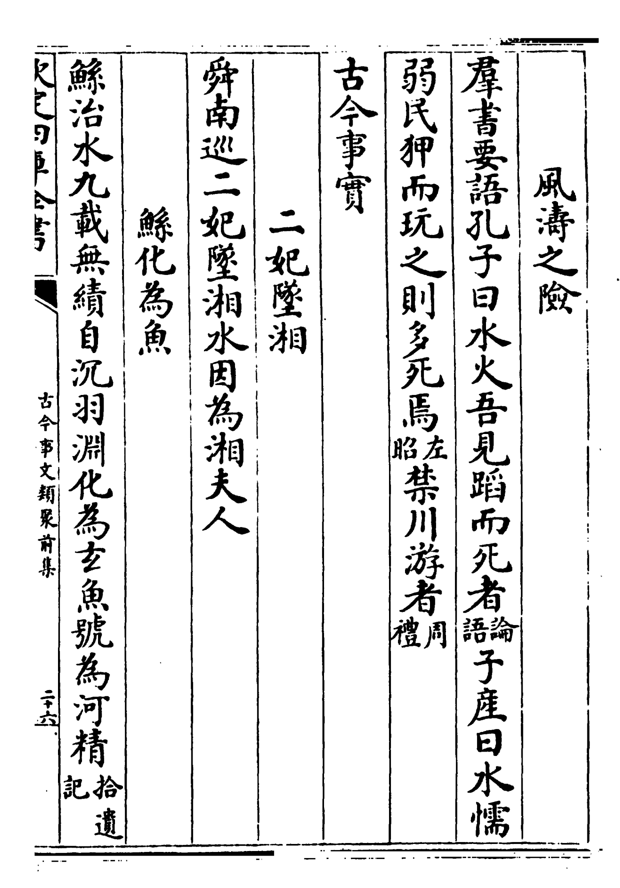
絶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黄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晩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

潯陽觀水　李羣玉

朝宗漢水接陽臺唅呀填坑吼作雷莫見九江平穩去還從三峽嶮巇來南經夢澤寛浮日西出岷山労泛盃直至滄溟涵貯盡深沉不動浸昭回

題華下無桐院西溪　張子野

積水涵虛上下清幾家門静岸痕平浮苹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棹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鑑中行已憑暫雨添秋色莫放脩蘆礙目生



風濤之險

羣書要語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論語）子產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左昭）禁川游者（周禮）

古今事實

二妃墜湘

舜南巡二妃墜湘水因為湘夫人

鯀化為魚

鯀治水九載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魚號為河精（拾遺記）

禹思拯溺

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孟子微禹吾其魚乎左傳

溺死不收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讎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博物志

渡湘赭山

秦始皇南遊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

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曹娥饒娥

曹娥上虞人父盱迎江神泝濤為水溺娥年十四投江而死縣長裴尚憐而葬之命邯鄲子作碑蔡邕來觀題云黄絹幼婦外孫虀臼後人為立廟

饒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溺死娥聞父死走哭水上氣盡伏死明日鼉魚鼉蛟浮死萬數鄉人葬娥鄱水

西柳子厚作碑

大笑墮水

陸士龍常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免溺

浪湧吟嘯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服其雅量

木人石心

賈充令夏統歌小海唱統以足扣舷引聲清激風起晝暝衆皆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舷三匝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有跛男子

唐袁天綱字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或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跛男子婁師德也

酌水誓江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善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十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

運糧失舟

劉仁軌運糧失舟李義甫使袁異式鞫之具獄以聞義甫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原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除名

子美漂淌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急流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棺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飫而死（摭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五侯鯖録）

龍神現夢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繂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皎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

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令連升數秩再拜而去翰府名談

舟危救母

蘇丞相頌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所感行狀

怡然讀書

呂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

若在齋閤時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雜著

責漢水辭

李善夷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於召陵責楚之包茅不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按昭王南征至漢舟人膠其舟王遂溺死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人膠其船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滉瀁而責其水辭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為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為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哀溺文　　柳宗元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絶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曺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揺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揺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涌兮浩滉瀁而無舟不讓禄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

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滅齊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摇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遊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羸以啚厚兮終負禍而懐觹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鈎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

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歜為身面為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歜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竅迺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皆皷揚文精閞闔武庫游嬉春晝沿洄江

干與飛壯心舞曳齒胃爾何為陰發暴殄潛生毒痛贇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化島如數子者皆載堊堂之誡使揭竿求父之子投戕請弟之兄奏瑩篌傷夫之妻屬波濤狗壻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行哭失志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與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鱉於黃氏之母為魚於歷陽之郡爾應時以舊傳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數斯辱矣惡貫

已滿天命誅之僕謂數子吽天曹訴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萵近逮周處擊劒長逐擘波深捜爾黨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斗曳蛇尾絶其本根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古詩

公無渡河　　李太白

黄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髪之叟狂而癡清晨徑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縛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骨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同前　　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行入海誠為愚公乎公乎牀有莞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隣有小姑壠畝油油黍與葫瓦甒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居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題子美墓　　韓愈

按元稹作墓誌謂甫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其後遷祔偃師唐史氏乃承

小説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誣也

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招手借問牧牛兒牧兒指我祠堂處一堆空土煙蕪裏空使詩人悲歎起怨聲千古寄西風寒骨一夜沉秋水當時處處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飲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沉汨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過客留詩千百人千古醜聲竟誰洗

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采石月贈郭功甫　　　梅聖俞

梅聖俞作采石月蓋信捉月之說按李陽氷序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為集序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放史氏為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以發新意耶

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饑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

青山有冢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貰死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工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詩話

作箜篌引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

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隣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

謫官渡淮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泊舟岸下續云舟楫顛危甚黿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乾隆御覽之寶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七